

梅季坤 著

海河

【下】

江南稻农家世传奇

百五十年长歌当哭

CMS

PUBLISHED IN CHINA



岳麓書社



潇湘梅

〔下〕

梅季坤 著

CIS



岳麓書社·長沙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潇湘梅/梅季坤著. —长沙:岳麓书社, 2014. 4

ISBN 978-7-80761-835-5

I. ①潇... II. ①梅...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046045 号

XIAOXIANGMEI

潇湘梅

作 者:梅季坤

责任编辑:曾德明 陆荣斌

责任校对:舒 舍

封面设计:谢 颖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85616(邮购)

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岳麓书社天猫网: <http://lzfts.tmall.com>

2014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787×1092 1/16

印张:81.25

字数:1365 千字

印数:1—4 000

ISBN 978-7-80761-835-5/I·1160

定价:148.00 元

承印: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印务部联系

电话:0731—88884129



下册主要内容简介

祖兰入读中大，反右斗争进入高潮，红专辩论向党交心，大跃进中先后下虎门公社、茂名油城劳动锻炼，城乡都过苦日子。

四清运动雷厉风行，祖兰三次派往农村，艰苦改造思想。“文革”掀起，老红军一家四派，乱潮汹涌，祖兰遭关押批斗，下五七干校，插队落户，再行改造。一代奇农子西被抓进公社游斗，“叛徒”世媛扫街，苦命人李风洋潜回大陆。邓小平复出，祖兰回县当秘书入党；总理去世，议论党内斗争，犯“恶攻言论”罪挨斗削去党籍。

天开云散，老梅家一众青年进大学，祖兰著作出版，调入省城书院，成为民主人士专家。素兰一段珠江情，创作、编辑双丰收。老红军反腐倡廉，保护环境。祖兰国外宣扬湖湘文化，巧谈“一中”。梅子健夫妇回故乡扫墓，女副市长招商引资。梅家后人沐浴改革开放春风，报国不已。城乡巨变，老红军和老国军双双高龄辞世，落叶归根，是为尾声。

(四十二) 风雨康乐园

水口山父兄三户，都入了农业社，耶耶也完全康复，梅耀兰如释重负，一心想在除夕前赶回部队，和战友们一起作战备值班，共度新年，便火急火燎拜别父母，告别亲人，只两日时间就赶到了长沙，和同行的世媛姑一同进了省政府。

当时的湖南省省长，还是“老家长”程潜，打头的副省长，则是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兼，颂公当然就毋须“事必躬亲”了。小舟同志不但是毛主席湘潭老乡，还是毛泽东在延安初期当军委主席的秘书，自然也认识替何叔衡、刘少奇当过警卫秘书的梅子坚。一九五五年新年伊始，他预感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会掀起高潮，便着手加强省委农村工作部的领导力量，一纸调令把梅子坚从长沙市调到了省委机关。身兼警备区政委的梅子坚，在长沙既抓安全国防工作，又分工主管农林水战线，干得有声有色。这位老红军，是个革命第一、绝对服从党组织需要的忠诚战士，二话没说，就到新岗位报了到，但内心觉得有点遗憾的，是那身穿了二十六年的黄军装，和即将要配在肩上的将校军衔。

那时位于中山路后边教育会坪的省人委，有个农村办，领导农、林、水各厅，而省委机关原来设在城北民主东街小巷内，为方便联系工作，周书记把省委农村部设在了省政府四办公楼一楼，五五年省委搬到了烈士公园右侧新址，农委还在省人委内没动。梅世媛带堂侄进入哥的办公室时，梅子坚正在跟北京通电话。梅耀兰站在墙边，打量这栋木桁架屋顶两层楼房，墙基有些开裂，门窗陈旧，光线较暗，水泥地面也有些潮湿，墙壁上挂着中国地图和湖南省图，贴着全省农业合作化进度表，七叔坐的黑漆办公桌，半新半旧，堆满了文件和材料。嗨！空二十四师的办公场所，不知要先进、现代多少！他心里在惊叹时，七叔的电话打完了，站起来，双手一伸，两人来了个军人式的热烈拥抱。

梅子坚望着五六年不见的堂侄，一身空军军官服装，英俊威武，抑制不住内心的高兴，哈哈一笑，爽朗地说：

“耀兰，四九年十月，你到长沙市政府来看我，还是个没成熟的小青年。如今听说是空军功臣了，肩上一杠四星，好气派！继思公地下若有知，当为嘉禾堂有

你咯样后代高兴呢！”

“七叔，解放前我能参加革命，雅诚阿公的影响，是至关重要的，若没有你们兄妹做榜样，我也很难走到今天。”耀兰坐在旧沙发上，真心地对话。

“哥，耀兰回家，跟耶老子道平打讲，五哥病也好了，还带动上全乡二三十个单干户，都进了农业社呢！”

“好啊！好啊！”

梅子坚由衷地感到高兴，因为在全省农业合作化问题上，他是挨过主席批评的。去年春，湖南农村在办互助组后，违背自愿，以强迫命令迅速地办起了大批初级合作社，一些地方出现了侵犯中农尤其是富裕农民利益的倾向，造成农村关系新的紧张。梅子坚觉得对待这种新生事物，应该条件成熟一批，就举办一批，巩固一批，若是一窝蜂地铺开冒进，说不定散伙也快，负面影响就大。恰好此时，他原来四野的老政委，现在中央的农村工作部长、国务院副总理邓子恢，在得到刘少奇等人批准后，发出了《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》，规划全国到一九五六年春，农业社在七万个基础上发展到百万个。梅子坚于是带领几个干部，下到长沙县井湾子、洞井等乡调查研究，收缩了几个秩序混乱、矛盾尖锐的农业社，对巩固下来的进行政策补课，办得热火朝天，夏收时百分之九十增产，接着又插上双季晚稻，社员收入也提高了。回到省委，他根据中央通知，规划明春全省在深入思想发动后，百分之七十农民都加入到集体中来。六月下旬，毛泽东回湖南调查研究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，及时调整了自己稳步前进的思想，向主席作了满意的汇报。梅子坚却不以为然，在蓉园宾馆对主席说：“小农经济搞了两千年，社会主义教育还没进行。饭要一口一口吞，路要一步一步走，要不，就会噎死人，跌跤子。”有天上午，毛主席在罗部长、周书记陪同下，在湘江河里，酣畅地游泳一番后，登上了牛头洲（橘子洲头），望着滚滚北去的满河江水，对给他捧衣服的梅子坚悄悄说道：“当年我和你父亲交往，在农民运动中，他可是个雷厉风行、勇往直前的农民王啊！”然后提高声调，对一众随从说：“现在全国农村中，新的社会主义群众高潮，就要到来，好像滚滚江水，不可阻挡。可是，我们有些同志，却落后于群众，像个小脚女人，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！”梅子坚脸胀得通红，只晓得主席在批评自己，非常惭愧，他哪里知道，毛主席是借题发挥，另有所指啊！

六月底，毛泽东回到北京，根据革命和建设的迫切需要，主张把原定发展的

农业社由百万个提高为一百三十万个。邓子恢根据各省反映上来的情况，顶着不办，还在会上提出：“合作化运动应与工业化进度相适应，发展不宜过快；要从小农经济现状出发，群众觉悟水平和干部领导能力需逐步提高，要求不能过急。”七月底，毛泽东在省市区委书记会上，作了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，严厉批评了邓子恢和他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“右的错误”。十月的七届六中扩大全会，将如“小脚女人走路”的邓副总理和农村部的错误性质，升级为右倾机会主义，进行批判，梅子坚在省委农村工作会议上，也作了深刻检讨。

这些情况，梅子坚是不能随便外传的，哪怕是亲人。他听老妹、堂侄当面来讲家乡办社情况，并未为迅猛异常的农业合作化局面感到欢欣鼓舞，内心反而有些不安。耀兰见叔叔接电话，签文件，忙个不停，便抽空去了对面农业厅办公楼，拜望了姜副厅长——当年湘中游击支队的姜司令。梅部长忙过一阵，才打电话给爱人，告诉来了客。省文化局就在省人委斜对面，中间只隔条教育街，王玉珍下班后，带来几张戏票，主客四人一起走进了坡子街火宫殿。

供给制改为薪给制，梅子坚工资不菲，但他这个小家，仍然过着简朴的生活，节省的钱存起来，经常周济困难的属下。前几月在洞井同兴村蹲点，住户游老宿茅屋被山洪冲垮了，政府救济不过来，他掏出一百二十元票子，帮老人家重建了家园，当地百姓把老红军爱民，编成了快板唱呢！在长沙工作五年多，他很少下馆子，今日见到堂侄，自然不能“小气”了，要在坡子街的火宫殿，招待耀兰和老妹吃价廉物美的臭豆腐、红烧蹄花。

耀兰在长郡读初中时，吃过火宫殿臭干子，却没钱尝红烧猪脚。七叔告诉他，我们宁乡花猪，肉质细嫩，味道鲜香，撒蹄如梅花。解放前，有个叫邓春香的厨娘，每次选用百把个宁乡猪脚，烙毛、刮净、剁碎，料酒焯水，炒成糖色，焖的大锅下龙牌酱油、葱头、生姜、八角、桂皮、干红椒和盐，大火烧开后，再移小火上瓦缸长煨。汁浓味厚，十里飘香啊！邓家红烧蹄花出了名，尝鲜的顾客络绎不绝，它就成了火宫殿一道美味。说话之间，服务员端上大盆猪脚，样子红红的，油油的，亮亮的，气味香香的，辣辣的，尝一尝，嫩嫩的，黏黏的，皮光肉烂，却不腻口。叔侄俩喝着米酒，尝着小吃，难得的放松与开怀。

王玉珍吃了块臭豆腐，对世媛说，继秀帮我把崽女带大了，上哒半年文化补习学校，“裕湘在市里招工，我已替她报哒名，过几日就能上班了。”梅世媛吃坨猪脚道声“好”，王玉珍转过头，摸出几张戏票，微笑着对耀兰说：“你是难得来

的贵客，今晚请你看京戏《群英会》，请多提意见啰！”

“耀兰，四九年十月你到我市政府办公室，是见过玉珍的。她湖大中文系毕业后，就分配在省文化局艺术科。你看你看，请你看戏，还要带工作口气，哈哈！”梅子坚埋头吃甜酒汤丸，故意取笑妻子。

红星京剧团在不远的长沙剧院演出，达子红演老生曹操，嗓音高亢，行腔刚劲，观众喝彩声不断；左火生演小生周瑜，扮相英俊洒脱，吐字清新圆润，也获得了观众阵阵掌声。梅耀兰不经意地问王玉珍：

“婶，左火生表演很有潜力，是棵好苗子，他多大岁数？长沙人吗？”

“听说十八了，长沙出生的。”

“一九三八年生的？火生？长沙出生？”敏锐的梅耀兰，突然把几个问号串连了起来。

散戏后，梅子坚四人到后台向纪团长道谢，梅耀兰见左火生正在卸妆，这副长相，跟他一个亲房十分相像，带着莫名其妙的预感，轻声问道：

“火生同志，请问左老先生府上在哪里？”

左火生站起身来，胸前吊挂的玉佛坠珮晃动了几下，他望着眼前陌生的年轻空军军官，询问王玉珍：“这位是——”

“火生，他叫梅耀兰，空军功臣，我家堂侄。”王玉珍从达子红先生身边走了过来。

“梅同志，我没有父亲，我这姓，是跟娘取的。”

“令堂大人呢？”梅耀兰越来越有兴趣了。

“她在旧社会，是个女戏子，终生未嫁，去年病逝了。”

“小左，你的名字，取得有些特殊，请问有何用意？”梅子坚也觉得好奇，掺和进来问话。

“首长，去年养母病重，回到了长沙，临终前，曾对我说过，我是在抗日战争爆发后，出生在长沙一场大火中。当时军委会政治部周副部长、第三厅郭厅长等人，来长沙视察灾情，在太平街一条小巷角落，发现两具烧焦的女尸怀里，护着的毛毛尚有生命，就请抗战演剧队的一个女演员——也就是我后来的养母，好生抱养。周副部长当场还给我取名火生，大概是作为一段惨痛历史的见证吧！”

左火生说罢，流下了两行热泪。梅耀兰相信自己的预感，坦率地对世姑说：

“一九三八年二阿婆来长沙招呼芳英姑生毛毛，不幸都死在文夕大火里。五一

年二阿公枪毙前，曾嘱咐我耶，要帮傅姑爷找找那下落不明的亲骨肉。”

“傅姐夫？听说他解放前回到太平街，开了个回春堂药号哩！”梅世媛回忆往事，脑壳一下开了窍，悄声对耀兰说：“你一提起，我倒真觉得眼前后生，跟芳英姐姐特挂相的！”

太平街离长沙剧院不远，作为县妇联副主任的梅世媛，出于工作责任感；作为现役军人的梅耀兰，出于二阿公临死前对耶耶的嘱咐，他们都想亲人能团圆，真相能大白。梅子坚夫妇可不要把客人丢在街头，于是拉上年轻小伙，五个人向西，沿着坡子街，只二十来分钟，就步行到了回春堂。

这时已是十一点，傅老板还在清点钱财，总总账目，听到有人拍门板，以为是有急病抓药的，一步跨过炭火盆来开门，比至看到梅副市长一行深夜造访，十分惊讶，请客人客厅落座后，带着生分拘谨地说：

“梅市长，梅主任，欢迎来小店检查工作。我自从参加市工商联组织的政治学习，晓得国家要在城市对资本主义工商业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，我这个小资本家，衷心拥护，已经清理了一切账目，向政府呈交了决心书，药店公私合营后，我会认认真真做个好员工的！”

“哈哈！傅姐夫，我离开长沙市已一年，你可不要把我当领导看待。我们沾点亲戚呢，走动走动，你不必如此生疏啊！”

梅子坚拍了拍这位厚道老板的肩，非常友好地握了握对方的手。梅耀兰开门见山地说：

“傅姑爷，二阿公临去前，嘱咐我耶找找文夕大火时你那下落不明的毛毛。今日我们带来个小伙子，你认认，像不像？”

左火生自从听到养母临终的话，痛心亲人为护住自己咯条小命，而被烧焦。如今突然被领导带进一家药铺，站在这个五十几的老板面前，感到尴尬不自在。傅老板乍一见到的后生子，比自己高半个头，然而那清秀的面相，尤其那眼睛那额头，却挺像他平时最为思念的亡妻，疑惑不解，瞳孔涨得老大。梅耀兰坐下来，一五一十对他介绍了火生奇特的遭遇。傅老板边听边流泪，最后竟紧紧搂抱着这个太平街上幸存的孤儿，“哇”地一声，号啕大哭起来。世媛感动了，站起身牵着茫然不知所措的火生，问“你娘临终前，讲过可证明你身份的信物没有？”

“嗯，有。”左火生说罢，解开棉袄，从脖子上取下了梅花玉佛坠珮。

傅老板泪眼婆娑，把着信物走近电灯泡，这颜色，这大小，这雕工，不就是

当年离开家时，从自己身上解下来，系在已经临盆的爱妻颈骨上的那块祖传梅花玉佛吗？见物思妻，哭得更加伤心起来。梅耀兰已猜到了九分九，追问火生你怎么会有这块梅花玉佛的呢？火生告诉大家，养母临终前说，当年他从周公、郭老手中接过我咯个毛毛时，我脖子上就吊着咯块玉珮。

傅老板捶胸顿足的号哭，把睡觉的崽女和续配芳秀，都惊醒了，三人来到小客厅，目目相视，不知原委。梅子坚站在厅中央，劝住主人说：“傅姐夫，假不了，假不了！父子十八年终得团聚，这是新社会的一桩喜事啊！该高兴才是。”

傅老板一听首长说的，连忙擦去泪水，破涕为笑：“看我糊涂得——，真是的，真是的！火生呀，见此信物，晓得你真的是我亲崽啊！”

左火生七岁随娘在湖北学戏，十岁在武汉登台，如今好似在舞台上，在这悲欢离合之中，不晓得是在演出，还是生活原本就如此。有点怨气地责怪傅老板：“那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为什么不来寻我呀？”

“崽呀，文夕大火后，我从宁乡赶回长沙，只见到处都是残墙断壁，一片瓦砾。我在太平街砖瓦堆里扒呀，撬呀，哪还有人的影子？只听一个大难不死的伤兵讲，大火来时，十分凶猛，老弱病残，冒一个逃得脱。后来又听政府一个善后官员讲，太平街两具女尸下边，翻出了个还在吃奶的毛毛，共产党周恩来把他交给了一个女戏子。我就像疯癫了一样，在毁坏的长沙城到处找抱了毛毛的女戏子，可能是她离开了这个苦难的城市吧，就一直没能找到你啊，唉！”傅老板说罢，伤心的泪珠，又滚滚而下。火生这时一跪，抱住父亲双腿，长吁短叹起来。

梅世媛引开话题问傅姐夫，你回长沙咯多年，应该晓得我哥在长沙，么子就不见个面呀？

“世媛呀，你哥是个大首长，我做梦都想看一眼哩！可是，我岳父，当年抓过你耶，解放后是恶霸地主，被政府枪毙了。听说，子余弟也是被政府抓捕后自杀的。我哪敢去见咯么个老红军呀？”傅老板如实地回复。

“哈哈！傅姐夫，共产党讲党性，讲阶级立场不假，但不是六亲不认哟！何况我父亲，当年还是二伯暗中救助，才得逃脱的呢！如今大药店公私合营了，按政策，你就是副经理了，不也是人民政府财贸战线的一名干部了么？哈哈！”

梅子坚前后两声大笑，驱散了一屋子骨肉分离的哀伤凄婉。梅芳秀早就摆上了酒菜，九只酒杯一碰，讲不尽的人世沧桑，道不尽的人间奇闻！

一九五七年，神州上空时而艳阳高照，时而浓云密布，中国知识分子将接受暴风骤雨般的革命洗礼。

湘潭市一中高三六个班，“五一”后进入复习阶段，学生们凭自己兴趣，按照文史、理工、医农三大类别，选择课目复习，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统一高考。五月下旬一个星期六下午，高二十班五十个同学，正在听政治课周老师讲新中国首部宪法颁布的伟大意义，符校长突然带来干部，自己却和周老师离开了教室。梅祖兰有些纳闷，只听干部同志站在讲桌前说道：中共中央在四月下旬发出指示，要在全党进行一次普遍深入的反官僚主义、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整风运动。毛主席说，希望通过整风，在全国造成一个又有集中，又有民主，又有纪律，又有自由，又有统一意志，又有个人心情舒畅、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。华书记要求湘潭地委机关的工作人员，下到基础，广泛听取各界人士，包括青年学生，对共产党组织、政府机关的各种批评意见。“希望同学们不要有顾虑，踊跃发言。”

他的话音刚落，平时牢骚满腹的瘦高个子黄同学，在后排右角课桌边站起来，开起了连珠炮：“我家是贫农，搭帮共产党，才有书读，但我觉得共产党管得太死了。就拿一中来说，什么都用条条框框管制，学生们冒一点自由。符校长兼党支部书记，学生惧怕他的威严，那是自然的，可是老师们喊他叫符老虎，党群关系能融洽吗？官僚主义？哼，只怕是恶霸作风！还有，各班都有团支部，同学中的思想，团支部就向学校汇报，容不得个性发展，哪会有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？”

黄同学二十零岁，是个天不怕、地不怕的角色，成绩也好，梅祖兰平时挺佩服的，这下，他明白黄同学不申请入团，原来是对团支部怀有成见。全班三十几个团员沉默不语了，另外一些同学还沉浸在周老师的政治思考题中。地委干部飞速地作了记录，合上笔记本，眼神扫过一个个陌生的脸孔，见课堂冷清了，就启发班、团干部带头发言，却没一个人响应他的号召。梅祖兰坐在他对面，望着他额角上的细细汗珠出神：“年纪跟我三哥差不多，本事怕差一嗓哩！”地委干部见眼前的小个子盯着他，以为想发言哩，就指着梅祖兰说：“你站起来讲吧！”梅祖兰猛然间收回出窍的原神，莫名其妙地站起来，同学们还给他鼓掌哩！“说么子好呢？”他觉得实行粮食统购统销后，家里统得吃不饱，去年高级农业社统得社员分而无几，自己在一中食堂吃抢饭，实在饿不过，写信求耶耶，父母牙齿缝省下六斤口粮，炒熟磨粉邮寄过来充饥。他望望干部，不敢讲大问题，张口胡诌：“我提个小意见，眼下复习紧张，学校就再也不要布置我们去捉麻雀了！下到乡里农家

掏鸟窝，来回就是大半天，耽误时光呢！再说，一只麻雀四两生，它一年飞田里吃谷，不过十把日光景，三百五十日里，都是吃虫子、吃草籽籽的哟！算不得害鸟吧？”

“哈哈！”“哈哈！”教室里哄笑起来。

高考复习仍在紧张地进行，每日下午两点的读报课，却从没停止过。上课铃一响，班主任张老师神情严肃地走进教室，展开一张《新湖南报》念着本报记者六月十五日报道：长沙金盆岭农业合作社农民，学习《人民日报》社论《这是为什么》后，挺身而出，用事实驳斥反党谬论，不许动摇党的领导，不许破坏社会主义制度，反击右派分子的疯狂进攻！

当时天气很闷热，同学们只伏在课桌上眯了一会，晕晕沉沉，不知其然；脑壳清醒的，也只管复习，根本就没理会当前国家的大政治。梅祖兰向来关心时政，可就不明白原先请人提意见，一下就说反党了，对咯号政治云天雾地起来。张老师放下报纸，接着义正辞严地说：“今天上午，我接到在湖南师院读大四的弟弟来信，他说因为参加了大鸣大放，被年级党支部划为右派分子，在接受批判。同学们，一个大学生怎么能去反党反社会主义呢？我一定要站稳立场，跟右派弟弟在思想上、政治上，划清界线！”

张老师涨红着脸，慷慨激昂、大义灭亲的样子，梅祖兰敏感的脑壳，好似电击了一下，大吃一惊。

吃过晚饭，程维法像往常一样，独自坐在谷塘边上的新宿舍拉胡琴，梅祖兰不像其他同学整天捧着课本，而是坐在木架子下床听他拉《良宵》，放松自己。程维法拉完《雨打芭蕉》后，若有所思地对祖兰说：“小老弟呀，中国可能会有场大的政治运动，我们平时讲话，可不能出格哟！”

程维法稳重成熟，祖兰联系读报课，晓得他在暗示什么，就问他半月前，我在钟楼给你取了封信，牛皮纸封皮，大大的长长的，还是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缄哩，那是你么子亲人呀？

“是我舅。”程维法淡淡地回复。

“耶亲叔大，娘亲舅大，”梅祖兰早知道程大哥的父亲，在二十年前被国民党杀害了，孤儿寡母，相依为命，两句土话脱口而出。“浏阳出了很多革命人物，你舅大名叫么子呀？”

程维法从不炫耀自己，沉默了很久，才告诉小同学：“他叫李志民，一个老

兵。参加革命前，是个乡村教师。”

“哈，我看过写彭德怀的书，李志民是他的搭档，志愿军副政委，开国上将哩！肯定你舅写信来，讲了当前的国家大事吧？”梅祖兰崇拜英雄，为同学感到骄傲。后句问话，却是猜测。

“他刚从朝鲜回国，来信说有坏人进攻党。你不能在班上乱讲话啊！”程维法少有的严肃，他是祖兰的入团介绍人，算是打招呼吧？

七月六号，是全国统一高考的日子，文史类考语、政、史、地，理工类考数、政、理、化，医农类考数、政、生、化，每科满分一百分。外语只作参考，可考可不考。当时湘潭县没有高中，只湘潭市一中、二中有十个毕业班，考场设在一中学习大楼。这栋一九五四年新建的红楼，四层高，每层有四间明亮宽敞的教室，在全省是有名的。先天下午，四百七八十个考生统一熟悉考场，令梅祖兰惊讶的是，他考号的座位，竟就是二十班教室自己那张早就清空了的课桌，心情就特别平静。晚九点半爬上床铺，尽管麻帐外的蚊子“嗡嗡”嚣叫，他因放弃了成绩很好的俄语，四门功课早已成竹在胸，很快便进入了梦乡——蔚蓝色天空下，深蓝色的海洋……

考试那天上午九点，梅祖兰从容不迫进入考场，陌生的监考老师清点人数，核对照片。钟声一响，语文试卷发了下来，他快速浏览大题目，心里喜滋滋的。杜甫的《石壕吏》，他已背得滚瓜烂熟，何况只要翻译成白话？至于八个用词不妥或语法病句小题，也就一笔扫过。三道分析题，《孔雀东南飞》结尾一段含义，他含着泪花，写成了一篇小作文；鲁迅的《药》，辛弃疾的《菩萨蛮》，八九不离十吧！他的字迹有些潦草，书写的速度和思维一样迅疾。监考老师踱步经过时，他问了一下时间，只过了半个钟头呢，便在构思作文了。《我的母亲》，占总分百分之五十。太好写了！他记得教语文的张老师讲的，好作文不靠四平八稳，得有新意。高中课文有朱总司令的《回忆我的母亲》，同学们肯定都会照此模式记叙母亲的优秀品质，抒发对母亲的深厚感情。他想起刚入校患重病时，得到了老师、同学、医生、护士和校领导的深切关爱，想起三哥成长为战斗功臣，是因为“祖国”在心中。五星红旗在他心中冉冉升起，于是挥笔记叙了新中国关爱农村学生和培养飞行员两个不同故事，结尾以饱满的爱国情怀，歌颂祖国的伟大，表达自己盼望能继续学习，以便将来更好地报效祖国的强烈愿望。八百字的方格写满了，在试卷反面又草就五行，他才戛然而停笔。

第二天上午考试政治。那时高中没有政治课本，各校由政治课老师编写、油印讲义，可谓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。湘潭市一中政治教研组长是副校长兼教导主任周老师，他嗅觉敏锐，善抓重点，言简意赅。平时他在课堂上讲到的知识，梅祖兰都作了详细笔记。考前三天的早晨，周老师还在校广播站对学生集体进行辅导，针对宪法、党的八大、国际共运等重大问题，印发了答案。梅祖兰拿到试卷，信手写来，不到五十分钟就交了头卷。四场考试下来，他只恨自己忽视了初中阶段的古代史，忽视了跟农业、工业相关联的地理知识，造成丢分。

解放后，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得到迅速发展，一九五六年高校招生达到十万七。但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形势下，高校的大门收拢，只招九万七，而高中毕业生却在增加，考生不得不慎重填报志愿。梅祖兰一心梦想当作家，把贴在钟楼的全国综合大学招生简章看个遍，雄心勃勃，第一志愿竟填上北大新闻专业。班主任是北大毕业的，告诉他该专业只招二十名，可能都要党员国家干部，他却一根肠子通到底，想碰运气。第二志愿一栏，他记得子健十叔讲过的中山大学，便毫不犹豫下笔了。

宁乡在去年上半年普及初级农业社后，社员们按土地股份和劳动工分，实行了一次粮食分配。梅子西虽只有一个半劳力，一家三口，竟也分得两千六百斤稻谷，公粮、统购粮由农业社统一上交国家，水口山安安稳稳又过了一年太平日子。不久，党中央、毛主席指示继续革命，要将土地股份这条资本主义尾巴割掉，把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社，全部转变为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社，彻底完成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。一九五六年的冬天，少数单干户“一步登天”，被合作化第二个浪潮完全吞没。小社合并为大社，农民们在海啸般的大冒进革命声势中，完全彻底被“和平”地收去了土地。过去说靠工资生活，是无产阶级，革命的领导阶级；农民有土地，是小私有者，是意识形态上的小资产阶级，工农联盟中被联盟一方。如今的广大农民，一个号令，土地、山林、耕牛、农具等生产资料，全部无偿地交给了集体，只能靠工分生活，不是无产的阶级，又是什么？这时全国六亿人口，农民占五亿四，是个多么巨大的无产群体啊！幸得他们是几千年封建礼数、愚民政策熏陶下的农民，默默地承受，麻木地随着革命浪涛向前翻滚。梅子西比常人看得远，晓得心爱的田土入了社，就是“嫁出的女，泼出的水”，收不回来的，他订阅了湘潭地委机关报《团结报》，懂得社会主义改造，是

要叫百姓都“按劳分配”，而自己一世都是以“劳”发家、按“劳”致富的，视“劳”为荣，大崽、二崽分了家，各顾各，自家两公婆还不到六十，凭四只手，工分兴许记的比别人多，不怕冒饭吃！所以，他在汹涌澎湃的农村第二次大革命中，不像前年那么抵制，而是显得异常平静。不只是李继志讲的，认认真真为农业社抛粮下种，育秧护秧，养耕牛，打浪耙，而且还天天跟社员一起，田里土里，各种农活都做，从不畏惜自己的力气。寒冬季节，他带领五六个男女劳力，办起了粉厂，磨薯粉，线粉丝，梅花农业社的南粉销到县城、省城，替公家赚了大笔副业收入。不懂他的人，以为他是个军属，在起带头作用；懂得他的人，晓得他是在爱惜咯些田土，生怕它瘦了，埂了，被糟蹋了，尽管原属于自家的，只是一小部分，但集中到了一起，不论原属哪家，都是田土，都是衣食父母哟，都是心肝宝贝啊！李继志曾在社员大会上，表扬五舅爱社如家，有集体主义精神，他才冒咯种觉悟哩！

梅祖兰担着被帐衣物从一中回家的当晚，子德九叔闻讯而来，一大家子人坐在地坪里歇凉，小孩子们都依偎在自家的娘身边，听大人说话。梅子西担心地问堂弟，宁乡通湘乡的咯条公路，开始修到烂山坳子了，估计到底会往哪边过呀？梅子德如今是楼台初小校长，解放前看过《宁乡县志》，记得民国二十几年时，伪县政府征银元，征民工，修建了七条县路，八尺宽的路幅，一律铺沙子；两条区路，六尺宽，不铺沙子。估计人民政府沿着宁安县路修的公路，汽车已通至黄材，不久就会通到老安化，也就是如今的涟源雷鸣洞；顺着宁湘（湘潭）县路修建的宁乡——韶山公路，已通车到了观音湾。从横铺子通咯里的宁湘（湘乡）区路，原来从老粮仓——唐市——流沙河，过石桥铺走杉木坳进湘乡，是直路。就回复五哥说，杉木坳山高路陡，只怕会走嘉禾湾、隔山冲进湘乡王公坳，虽弯得十来里，但水口山门前咯条大路，平坦啊！

“好啊！公路修到家门口，咯里就不闭塞了！”祖兰乍一听，一声叫，兴奋得跳了起来。“好个屁！”梅子西横了崽一眼。祖兰不解，光兰解释给他听：若从咯里过，方是方便哒，但咯里两边是山，河边的大路要扩建，不就要拆我俚的屋场呀！

俗话讲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，搞建设，也需砸烂坛坛罐罐。真要拆自家老屋，梅祖兰一下就像泄了气的皮球，一家老小，全都着急了，闭嘴不吭声了。子德校长换个话题，询问堂侄高考么子样范。

“我觉得题目不很难，分数不会低。”

“你报考的是么子专业呢？”九叔又问。

“哈，一志愿北大新闻专业，二志愿到十一志愿，清一色的综合大学中文系，师院和专科冒昧^①起。”祖兰一下又神气十足了。

“祖兰，听说今年考生比去年多三成，但招生名额却比去年少一成，你志愿填咯高，只怕——”“扁担冒扎，两头失塌”咯句俗话九叔冒说出来，梅子西躺在竹睡椅上，重重地叹了口气。梅祖兰见风使舵，马上宽慰耶耶说：我嘞，不扮大话，靠得咯只好脑壳，班上前十名，高三专攻文科，老师说是一中文科尖子。“你晓得不？湘潭一中是省里重点，咯几年高考站队称老大哩！怕我考不起呀？”

“桂伢子，看你牛皮西西哩，只怕是懵懵懂懂，担担尿桶，泼嘎一头，不晓得轻重哟！”平时很少掺和打讲的娘，真的为满崽担心了。

“娘，大不了我进城去当工人就是！反正，我不会回上流寺来治牛屁眼了！”

“五哥，五嫂，嘿嘿！我晓得祖兰聪明好学，记心特好，不会匡瓢的。”子德校长笑着安慰兄嫂，转过头，庄重地对堂侄说：“你学中文，三阿公几大箴箱古书，后继有人了。一来通知，就把个口讯给我啊！”

人客走了，梅子西站在地坪中间，发号施令了：“祖兰，不管你是高中生，还是大学生，你反正是乡村里的农民崽！明日，跟我去出工，学会赚工分吃饭！”

“好！”梅祖兰响亮地回答。但他并不是为自己能去社会主义的高级农业社劳动而自豪，是为一句“祖兰”的呼喊而兴奋，长到十七岁零九个月，“桂伢子”的呼叫听惯了，腻了，咯还是头回听耶耶叫他大名呢！

中国的农民很现实，高级社实行按劳取酬，社员们争着出工。为便于安排生产，合并后的梅花社下设五个大队，四大队下边的嘉禾堂作业组，包括大埠坳到水口山三十来户，除了读书的学生和小脚女人家，男女劳力有五十来个，由下中农梅雪松当组长。七月中旬，女劳力摘三道老茶，捡绿豆、饭豆，男劳力翻红薯藤，四日工夫，土里路做圆工了，十张扮桶就扛到了嘉禾湾里，开始收割早稻。自从梅子西在一九五一年试种早稻成功后，到五六年时，上全乡百分之七十的水田插上了双季稻，每亩多收得两三百斤，此后每年最炎热的七月下旬到八月初，

^① 睬：理睬。

便是最忙碌劳累的时节了。梅祖兰头顶尖斗笠，飞快地挥动镰刀杀禾，大汗淋漓，不敢躲懒，也许应了“人多力量大”的宣传口号，四日后扮桶进了包冲。八日后，除了冲里滩田，水田又全部被犁翻，打蒲滚、浪耙，拖过格子，社员在滚烫的泥水里，开始插晚稻了。种水稻，要抢火色，尤其是双季稻，更得要精耕细作，看重时令。宁乡县政府根据宁乡气候，提出的口号是，插完早稻过“五一”，插完晚稻过“八一”。七月下旬到八月初，社员们和天老爷斗，抢收早稻后，立即抢插晚稻，形成一年中最艰辛的双抢战斗！梅祖兰感动了，想写篇散文歌颂农业集体化后社员们的战斗精神，可是因为太劳累，提笔写上百把个字就罢手了，而最令他厌烦的，是社员们五天一评工分的吵闹场面。

嘉禾堂作业组有两个记工员：十六岁的贫农光伢子，三十岁的富裕中农梅光兰。每月逢五逢十，各户主劳或到大埠坳，或到水口山，评定、记录出工社员的工分——秋后分配的唯一依据。过去，农民视田土为命根，现在观念变了，视工分为性命，呷皮吵架的事，是经常发生的。七月三十号晚上，社员们吃饭洗澡后汇集到大埠坳时，已是九点，记工员按户喊名字，扮禾咯段，因是兵团作战，大家就按底分记工分，男壮劳力十分，半劳五到七分；女壮劳力七分，半劳三到四分。门高树大的李二嫂，在地坪边上发牢骚说：

“有的男壮劳力，不是病壳子，就是匠人师傅，担不得毛谷，甚至还扮不得禾，记十分，哼！我俚呢，在田里哪桩路做不得？只记七分，不是吃住堂客们么？”

“李二嫂，哪个叫你胯里少筒卵呀！”咯两年，上流寺公所里的屠户归了供销社，梅子北只能回水口山作田了，他年纪只有四十七岁，底分在十分之列。听有人不点名指责他，就用痞话回敬。李二嫂心里本来有火，听洋八老倌老不正经，跳起来骂道：“你咯个老流氓，杀起禾来比中学生都慢，只晓得占活^①，剥削别人劳动！”

脾气暴躁的梅子北，见李二嫂揭他老底，举起拳头就扑了上来，幸亏桃铁匠眼尖手快，一把将他抱住了，不然，会上演一出“镇关西拳打孙二娘”了。老实多病的梅秋生，难过地叹了口气，让步说：“光生，我惭愧，你减我底分吧！”

一场风暴算是过去了，第二天大家又照常抢出工。八月五号晚，是按劳动定

^① 占活：图松泛占面子。